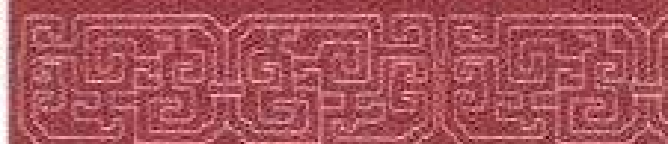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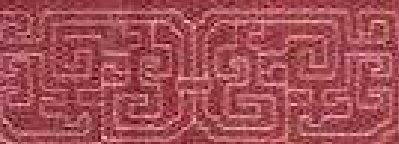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尤
三
姐

紅樓夢
十卷
一畫



红楼梦之十一

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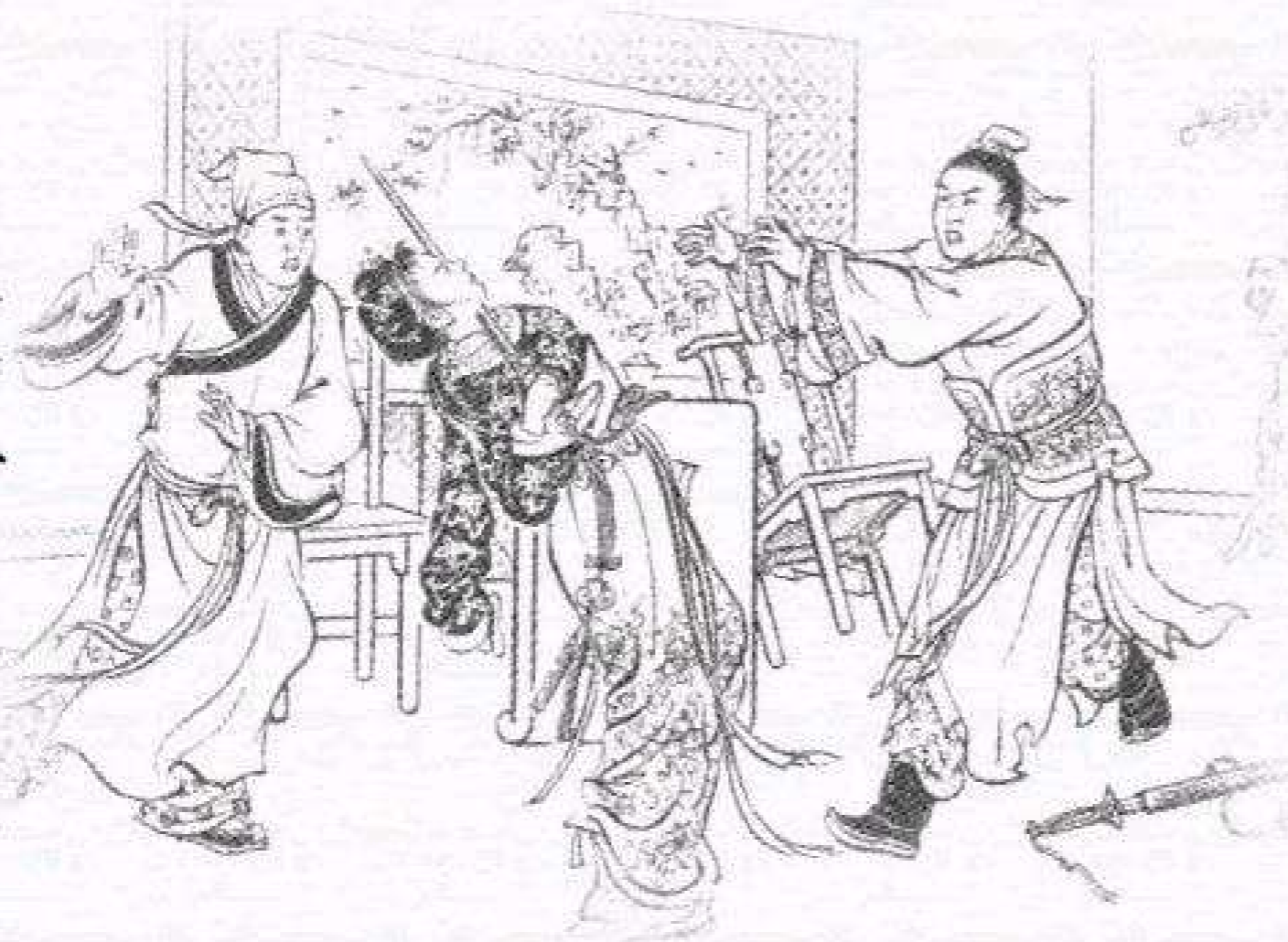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姐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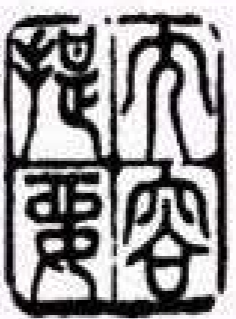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董天野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贾琏偷娶了尤二姐，不久，又想用财势诱惑三姐，替贾珍撮合。三姐却生性刚烈，为了摆脱贾氏兄弟的纠缠，故意闹了一场，使贾珍、贾琏望而生畏，不敢胡闹。

后来，三姐聘与柳湘莲为妻，以『鸳鸯剑』作为定礼，但湘莲听信流言，怀疑三姐行为不端。三姐为表明心迹，愤而自刎。

荣国府总管赖大的儿子赖尚荣，依靠贾府的势力，捐了知县，在新造的花园中摆酒演戏，热闹非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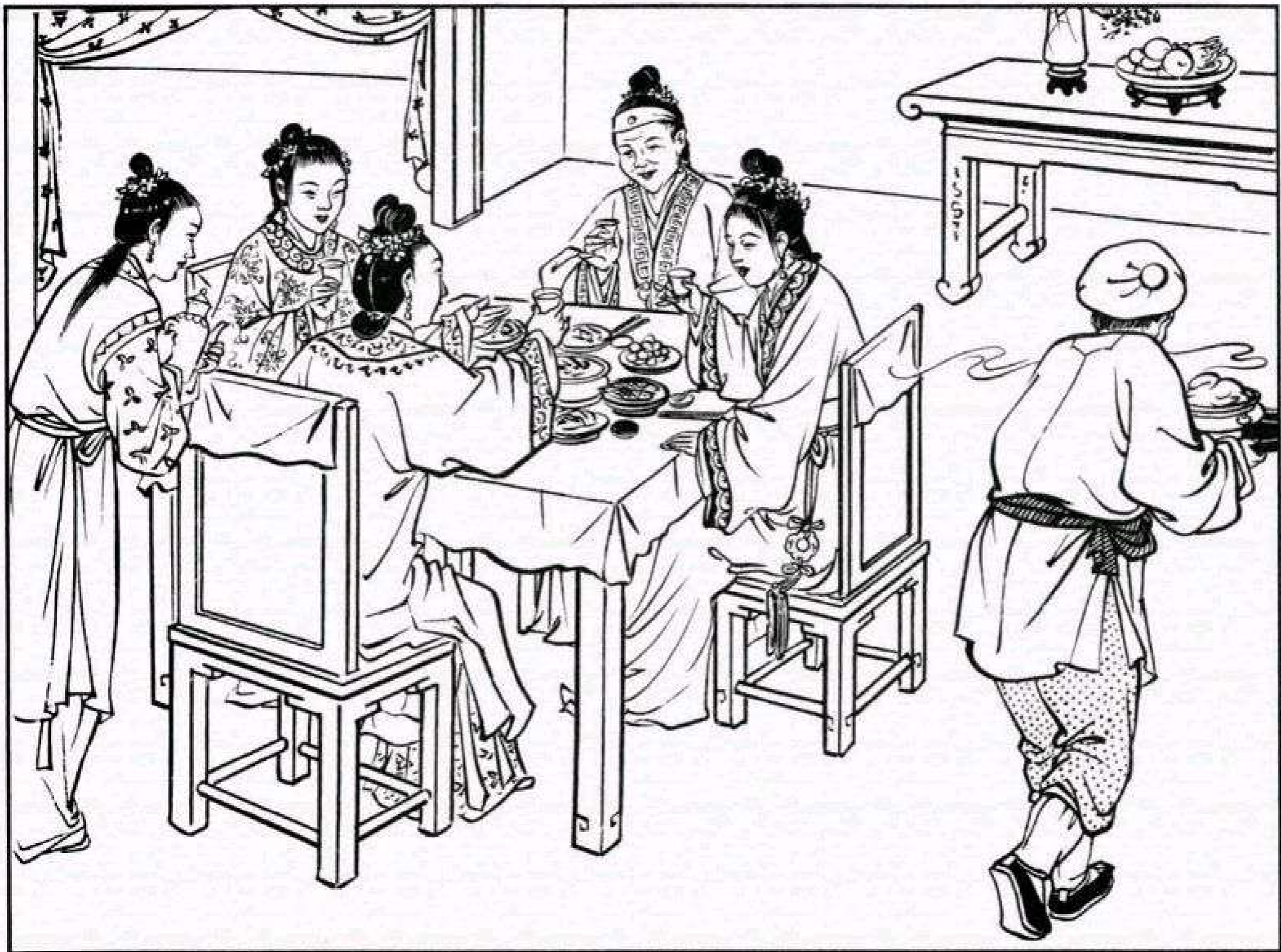


等，都过来贺喜。

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、薛蟠



贾珍的岳母尤老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尤二姐、尤三姐，寄居宁国府，也被邀着一同来了。



赖尚荣夫妇显得春风得意，同时更感激贾府的提拔，因而殷勤招待这许多『贵宾』。



散席之后，夫妇俩又请众贺客到园中敞厅看戏。



尤老娘、尤氏、二姐、三姐坐一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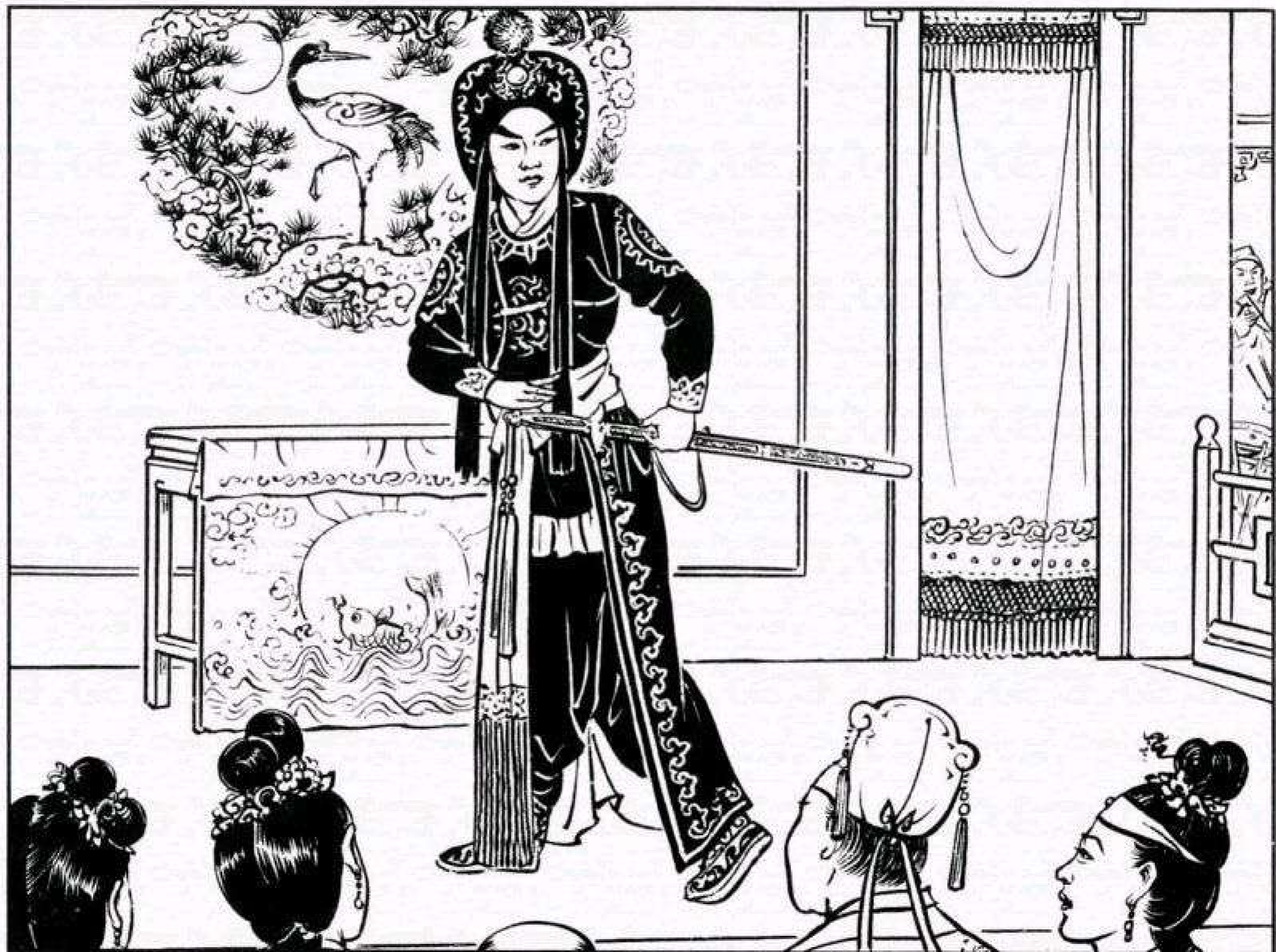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带了王夫人、薛姨妈、薛蟠、宝玉坐一处；



不一会，贾珍、贾琏、贾蓉吃得醉醺醺的，也来入座看戏。



这时戏台上正演着『夜奔』，里头演林冲的，叫柳湘莲，他扮相英俊，武功也十分了得。因最爱串戏，人都把他当戏子看待。



这柳湘莲原和三姐见过几次面，与宝玉是知己朋友。薛蟠也和他往来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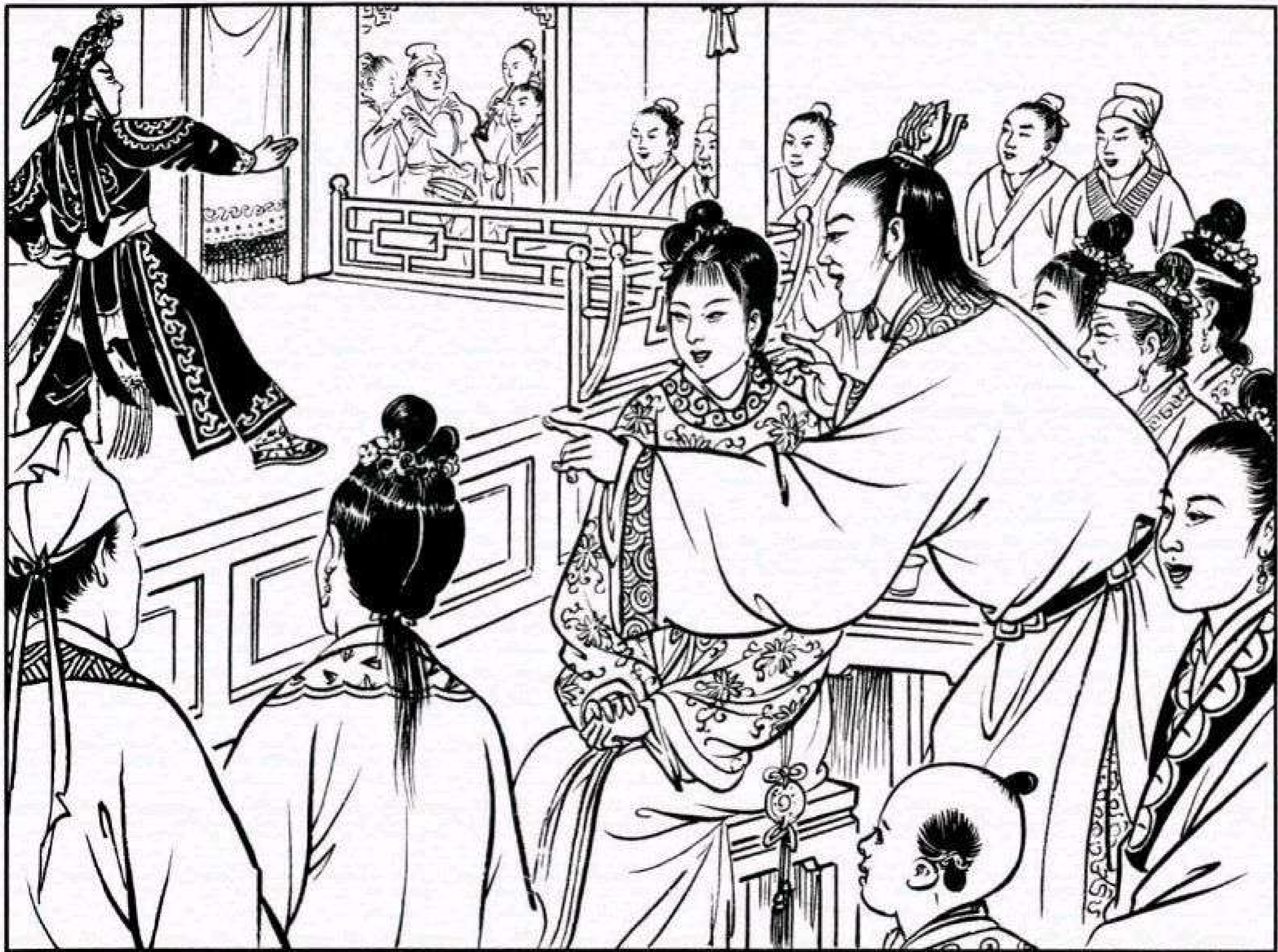


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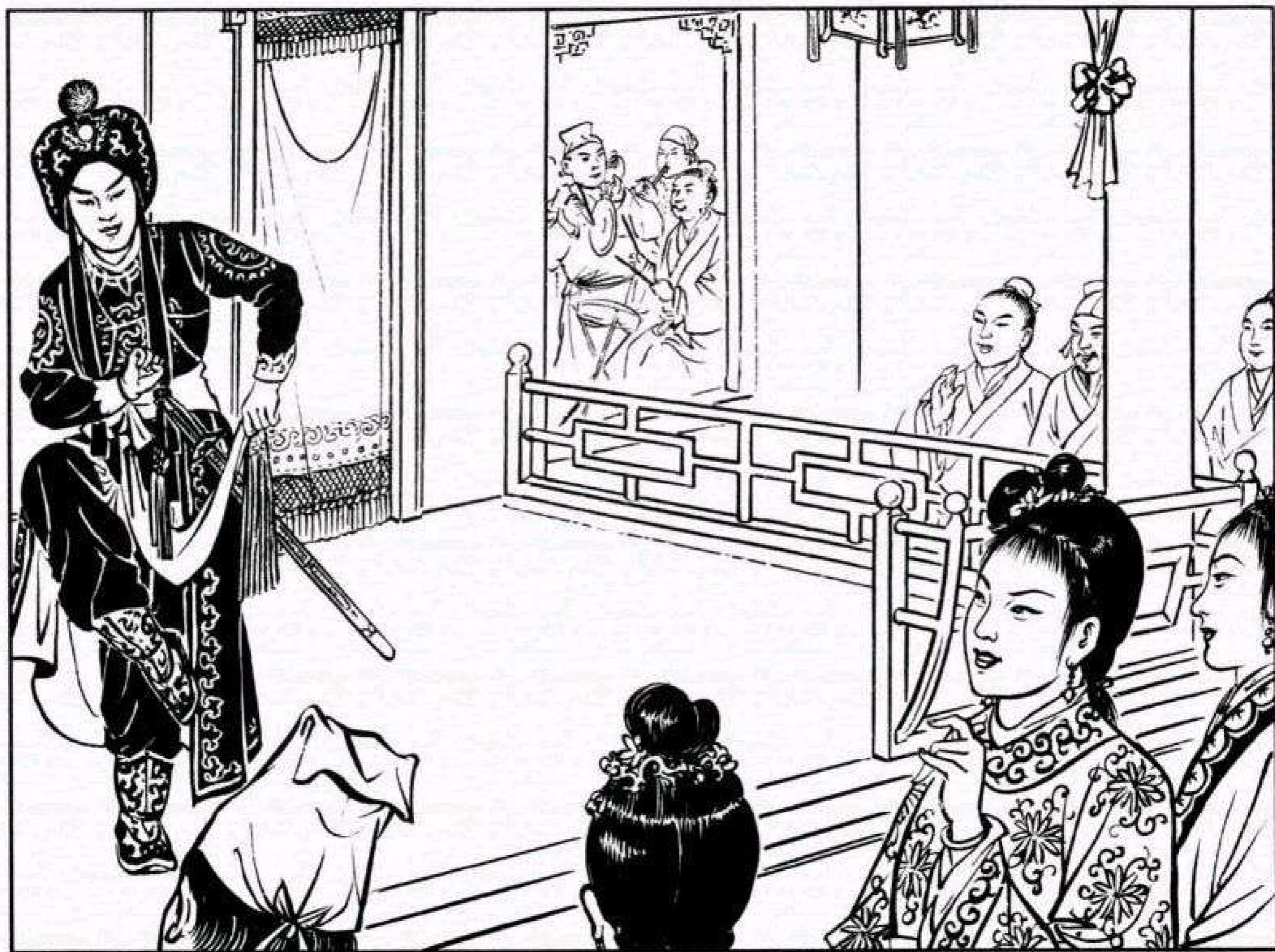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对戏台上的林冲看得出神，不防贾蓉挨身走了



贾蓉嬉皮笑脸地和两位姨娘闲聊，又说：「这柳湘莲素性豪侠，还爱使枪舞剑，吹笛唱曲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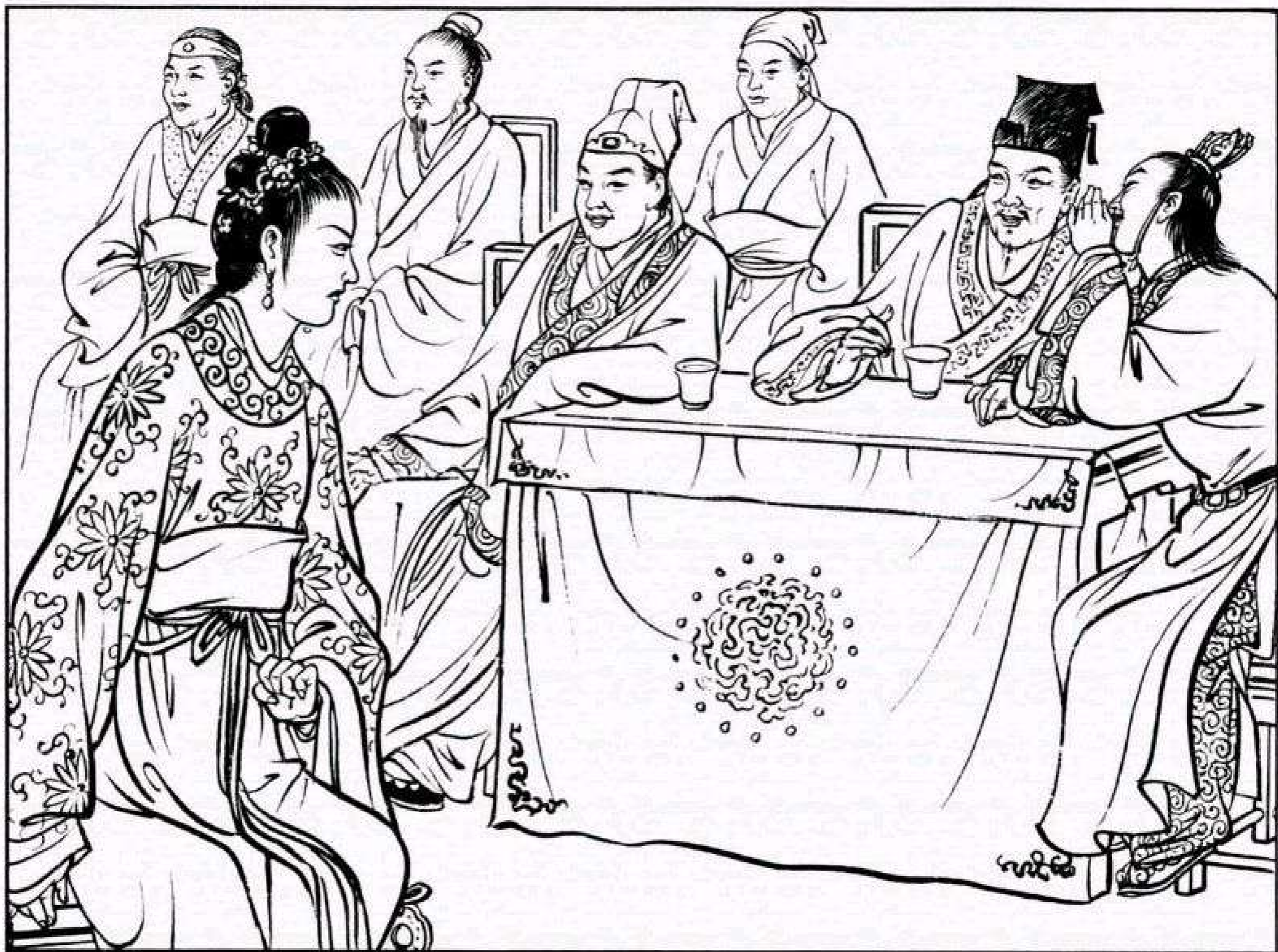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听了，对柳湘莲越发爱慕起来。



三姐想：贾府子弟，无一不是酒囊饭袋、花花公子之流。这姓柳的品貌如此，性格又豪爽，比起他们不知要强多少。



她这样想着，再回头看一下贾珍、贾琏等，不觉对他们愈加轻贱起来。



戏散后，柳湘莲卸了装；宝玉因和他分别已久，忙来相会，两人各叙了些别后情形。



门，说不定二年五载才回来。』

宝玉想留湘莲住几天，湘莲说：『我日内就要出



宝玉知道湘莲的脾气，行踪一向飘忽无常，也不好勉强，当下怅然而别。



再说尤老娘和二姐、三姐从赖家回到宁国府，灯下母女闲谈，想到自己靠着亲戚过日子，三个人都不觉伤感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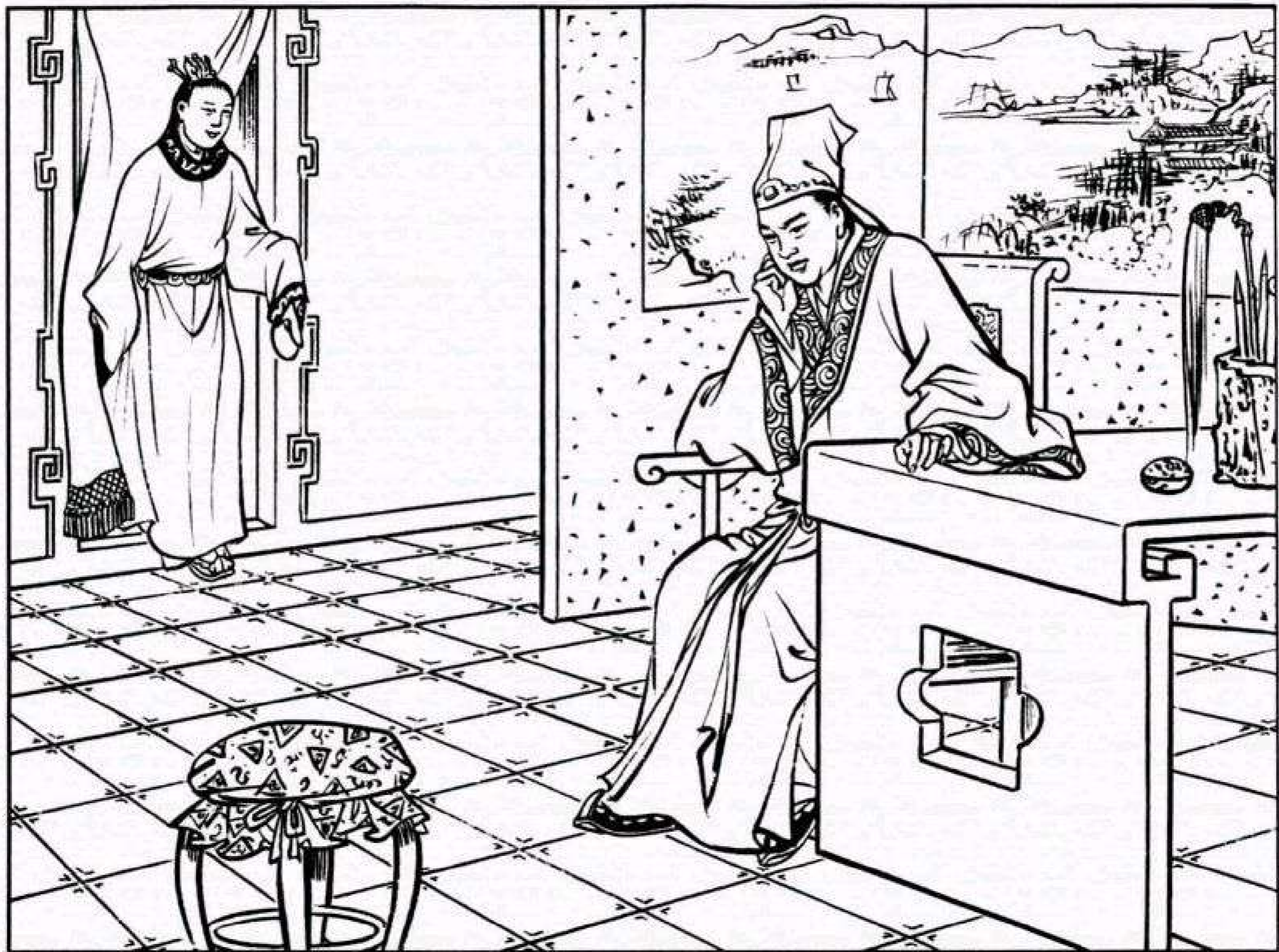


尤老娘另外还有心事，原来二姐虽曾与张华指腹为婚，但十几年来音信不通；三姐呢，素性刚强，她的终身大事，尤其不容易。



碍着贾珍、贾蓉，觉得难以下手。

不想贾琏自从见了二姐、三姐后，早动了心，只是



贾蓉却早已看出贾琏的心事，就和贾珍商量，要将二姐说给贾琏做偏房。



贾蓉来见尤老娘。他一阵巧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由得尤老娘不肯，就应允把二姐原来的婚约退掉，嫁给贾琏做二房。



二姐原是个性情柔弱、没有主见的人，一切听凭人家摆布；三姐却不以为然，劝二姐别太糊涂。



三姐道：『我们金玉一般的人，怎么白叫这班现世报玷污了去，而且他家里那个「凤辣子」知道了，怎肯罢休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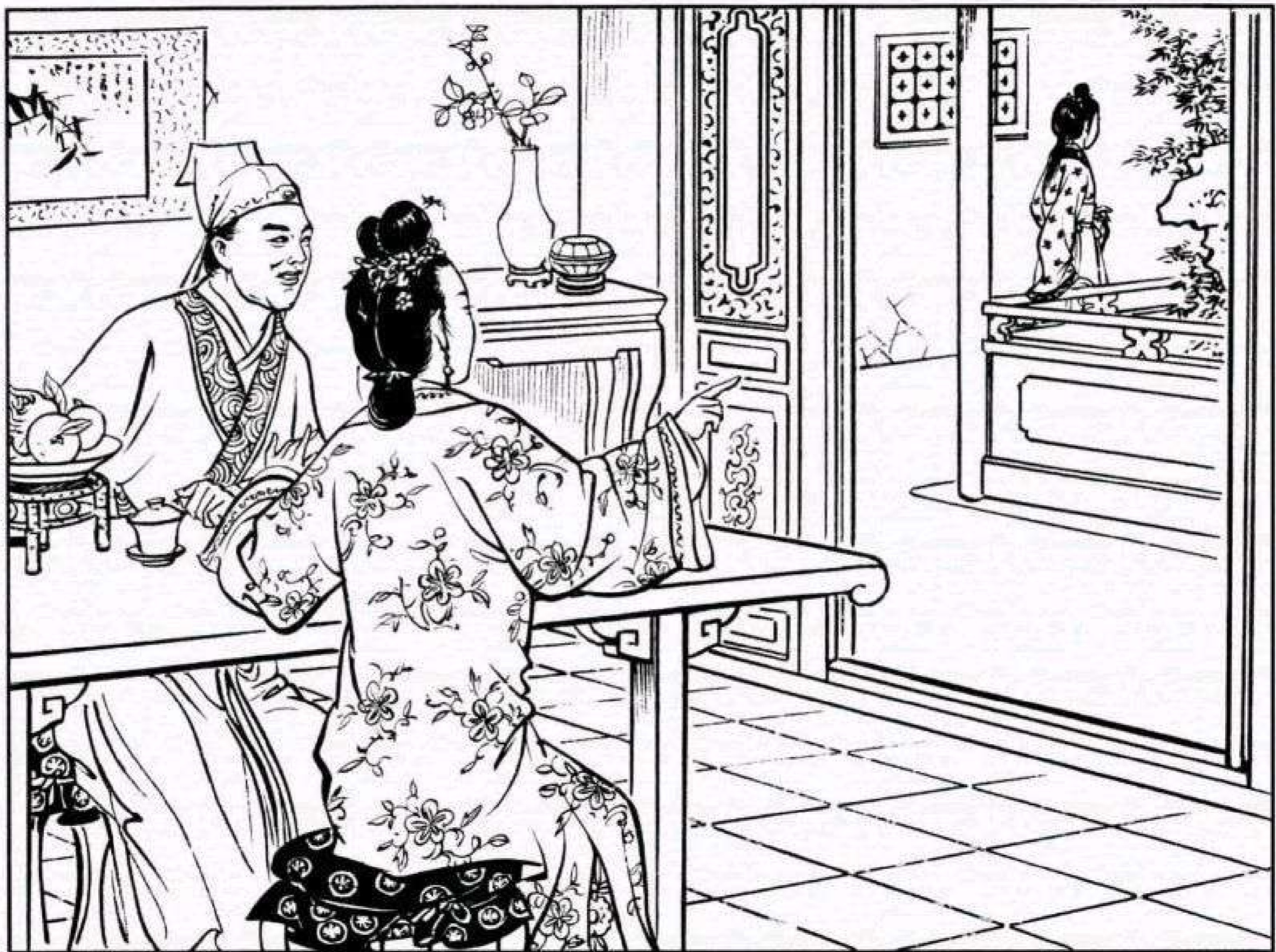


尤老娘和二姐哪里顾到利害，又经贾珍父子一力促成，隔不多久，贾琏便偷偷地娶了二姐。



嫁给贾珍，就常和二姐商量，要她想个办法。

贾琏娶了二姐以后，为了讨好贾珍，一心想把三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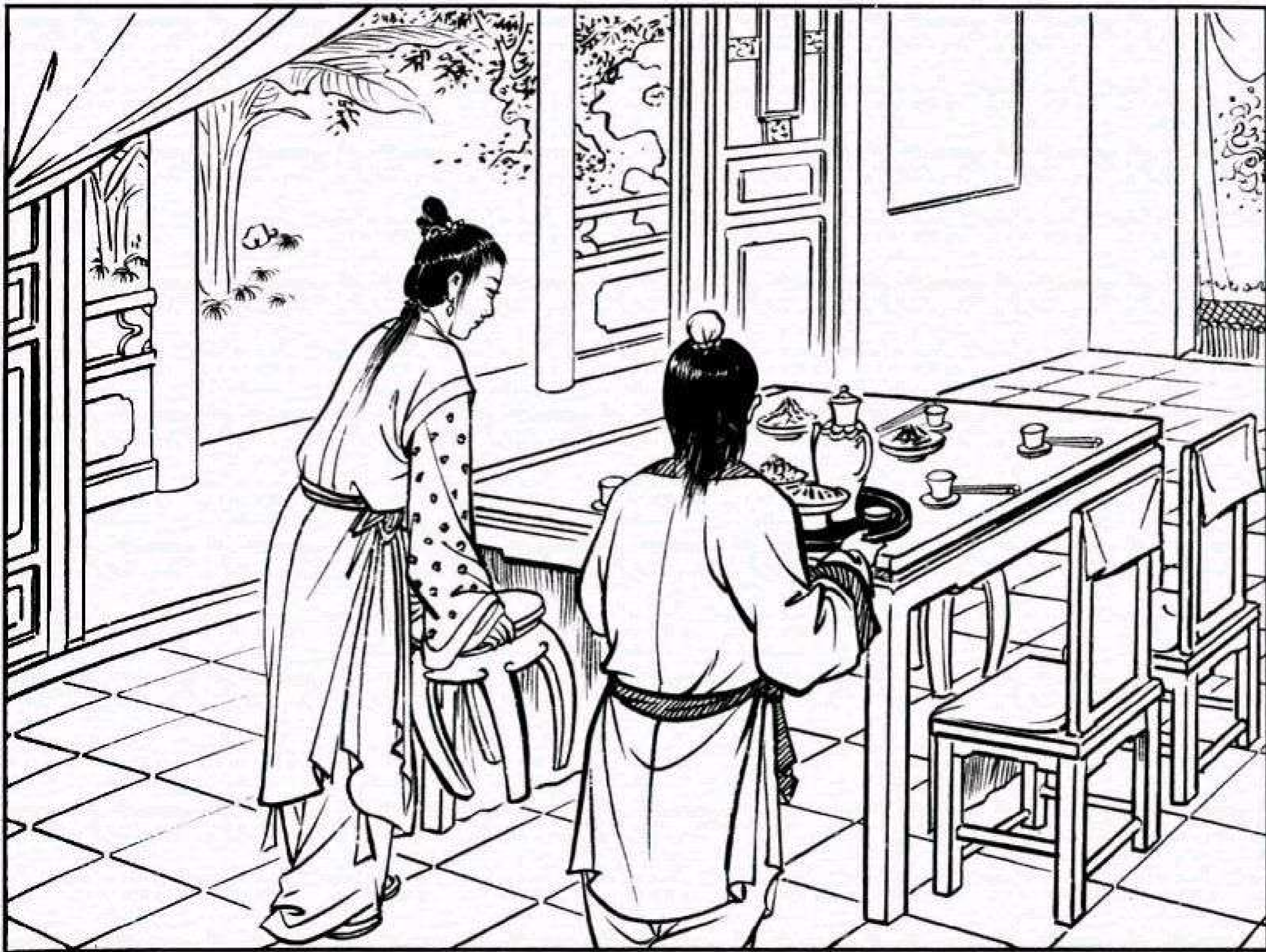
贾璉说：『三姨儿就是块肥羊肉，可是烫得厉害；玫瑰花儿可爱，刺多扎手。前几天我还和珍大哥谈起，他只是舍不得。』



二姐道：『珍大爷对三丫头的片情意，我也明白。既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请他们两个来，索性说穿了，看是怎样？』



过了一天，贾琏叫二姐端正了一桌酒，请三姐、贾珍同饮。



贾琏有意请贾珍、三姐并坐在上面，自己和二姐下首陪着。三姐明知其意，也不推辞。



刚斟上酒，贾琏笑嘻嘻地向三姐道：『三妹妹快和大哥吃个双杯儿，我也敬一杯，给大哥、三妹道喜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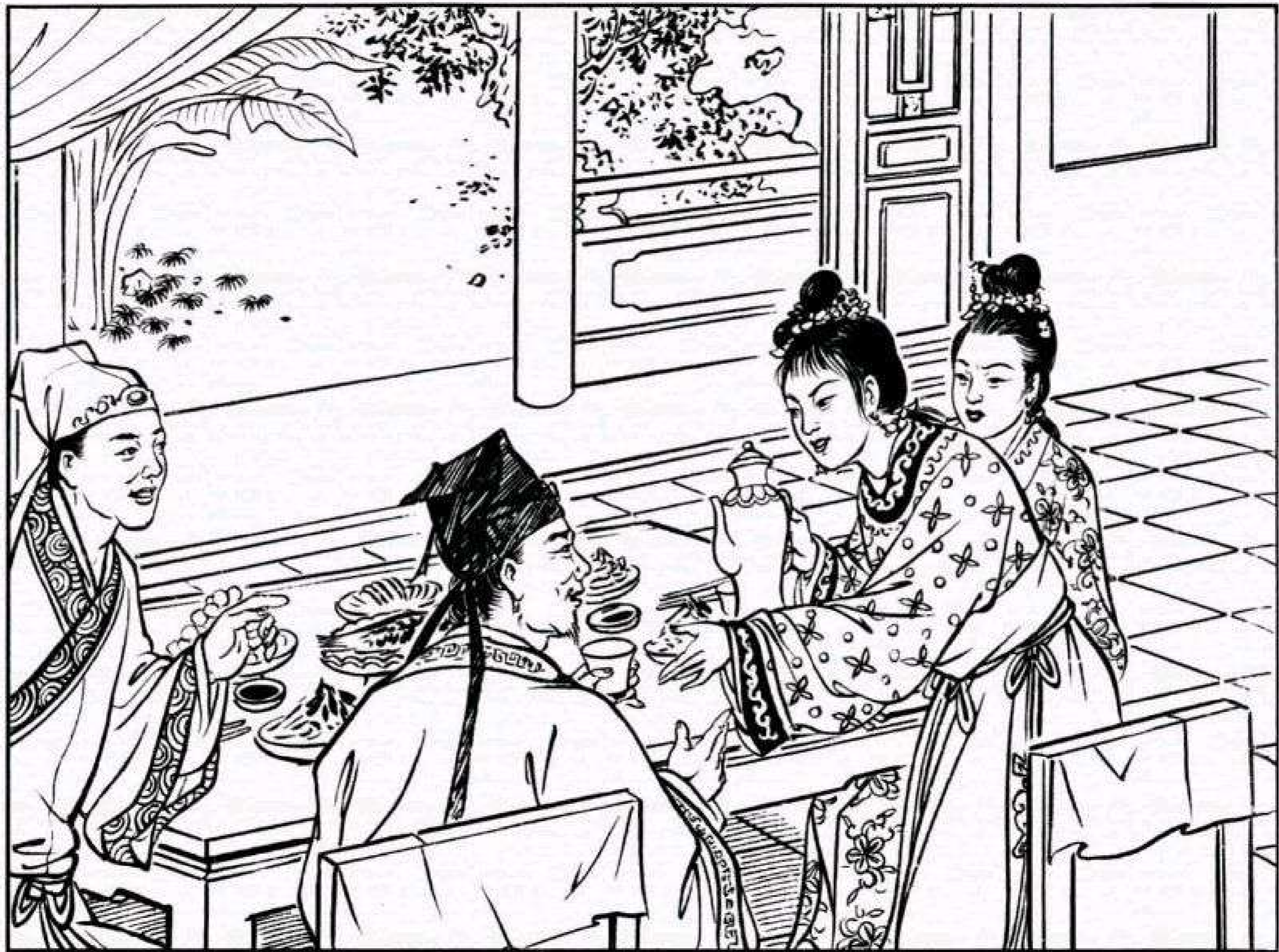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早看透贾琏心思，听了这话，突然沉下脸，指着他一阵冷笑，心想今天若不撕破脸皮发个狠，不免被这两个现世报玷污了去。



三姐说：『你不用花言巧语！这会子花几个臭钱，把我姐姐骗做二房，如今又来算计我了！』



她接着说：『你们哥儿两个，别脂油蒙了心，打量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，当我和姐姐一般容易欺侮！喝酒怕什么？来！我们就喝！』



三姐说着，拿起酒杯，自己先喝了半盏，揪着贾琏就灌，说：「我还没和你哥哥喝过，今儿倒要先和你亲近亲近。」



三姐说着，拿起酒杯，自己先喝了半盏，揪着贾琏就灌，说：「我还没和你哥哥喝过，今儿倒要先和你亲近亲近。」



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贾琏、贾珍不想三姐拉下脸来，一下子倒窘住了。



三姐看了这样，越发由着性儿，忽起忽坐，忽喜忽怒，尽拿他弟兄两个笑骂作耍。



不觉又伤感起来。

闹了一会，三姐看见二姐呆坐在一旁，神情尴尬，



三姐流泪对二姐说：『姐姐今天请我，自有一番大道理要说。我的脾气，你也知道，必得拣个素日称心如意的，我才嫁他。』



谁。贾琏听说，忙插嘴道：『这个容易，凭你说谁就是谁。』三姐道：『横竖姐姐知道，不用我明说。』



贾琏笑问二姐：「是谁？」二姐想了一会，却是想不起来。



他！一定是他！』

贾琏一想，拍手笑道：『我知道这人了！一定是



二姐问道：「你知道是谁？」贾璉笑道：「别人如何上她眼，一定是宝玉！」二姐和贾珍都以为贾璉猜得对。



三姐却啐了一口，说：『我们有姊妹十个，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？难道除了你们贾家，天下就没有好男人了？』



三人听了诧异：「除了他，还有哪个？」三姐终于说了：「别只在眼前想，姐姐只想赖家看戏那一天就是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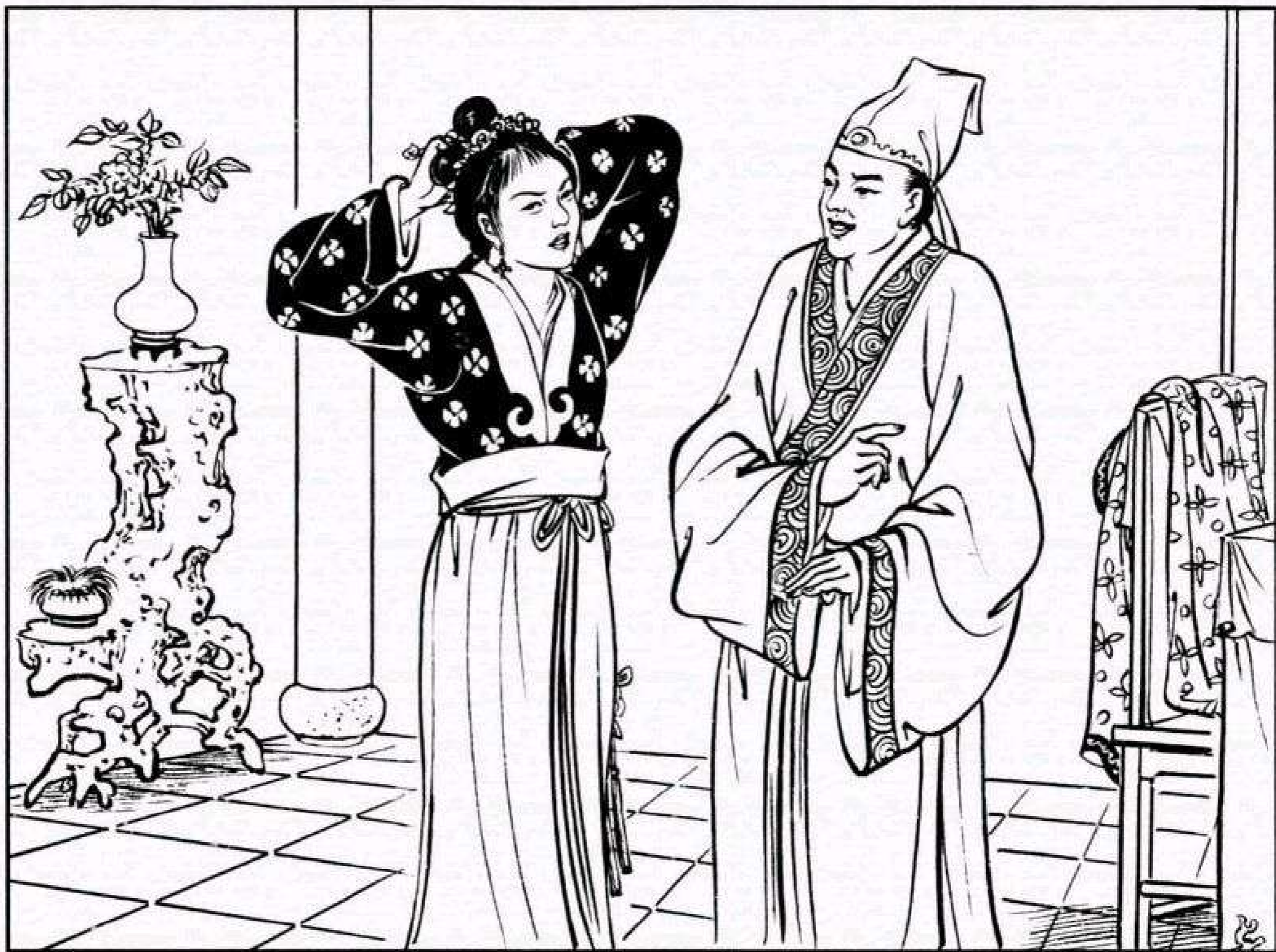
贾珍猛然想起，说道：『哦！我说是什么人，原来是柳湘莲，果然眼力不错！他最和宝玉合得来，只是听说已出远门去了。』



贾琏道：『这人行踪不定，哪里去找他？倘等他不来时，岂不白耽搁了大事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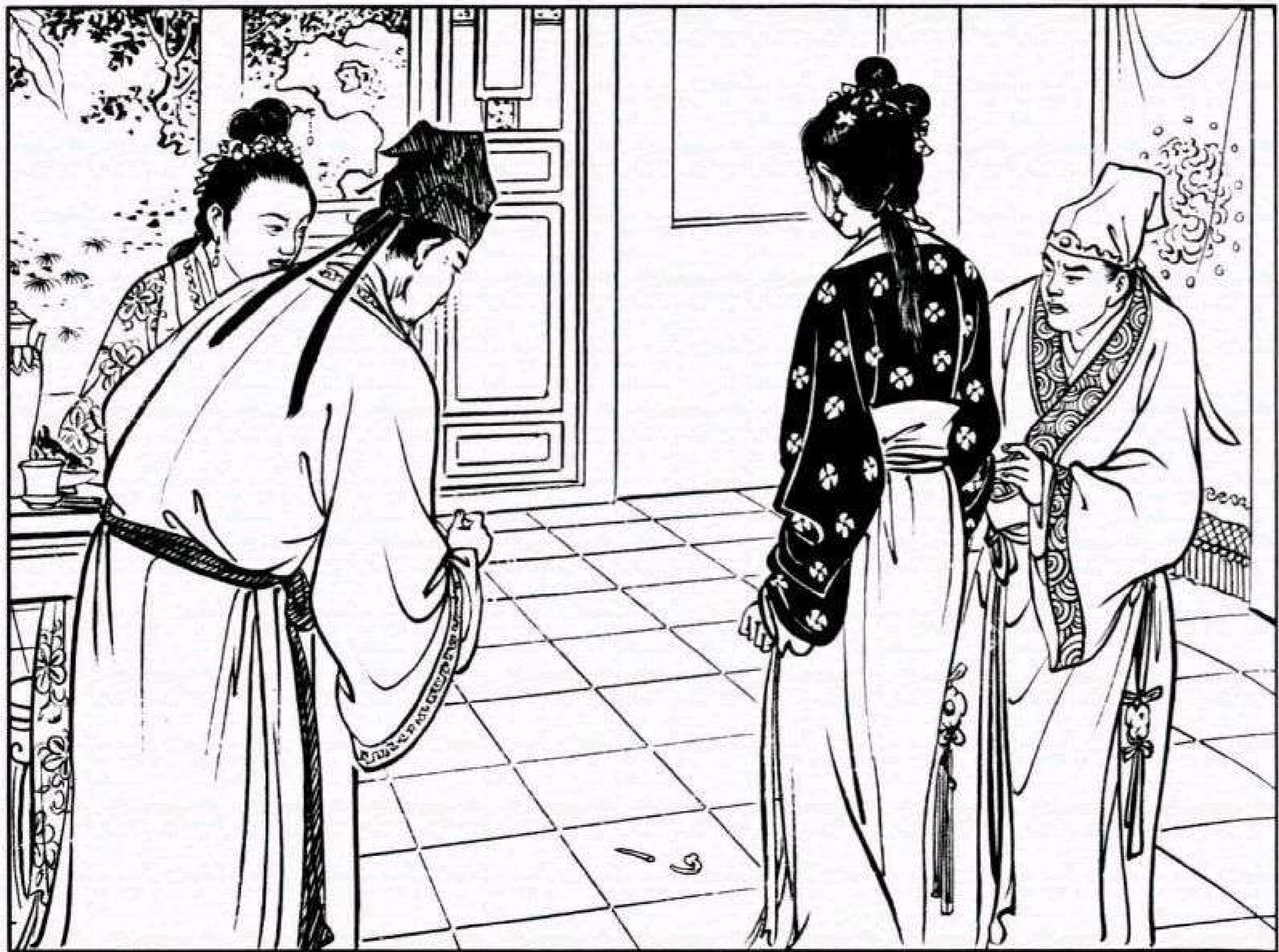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冷然道：『我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，说什么是什么。若姓柳的来，我便嫁他。他一年不回来，我等一年。若永远不来，我就当尼姑去！』



三姐将头上一根玉簪拔下来，折作两段，说：『如
果有半句假话，就和这簪子一样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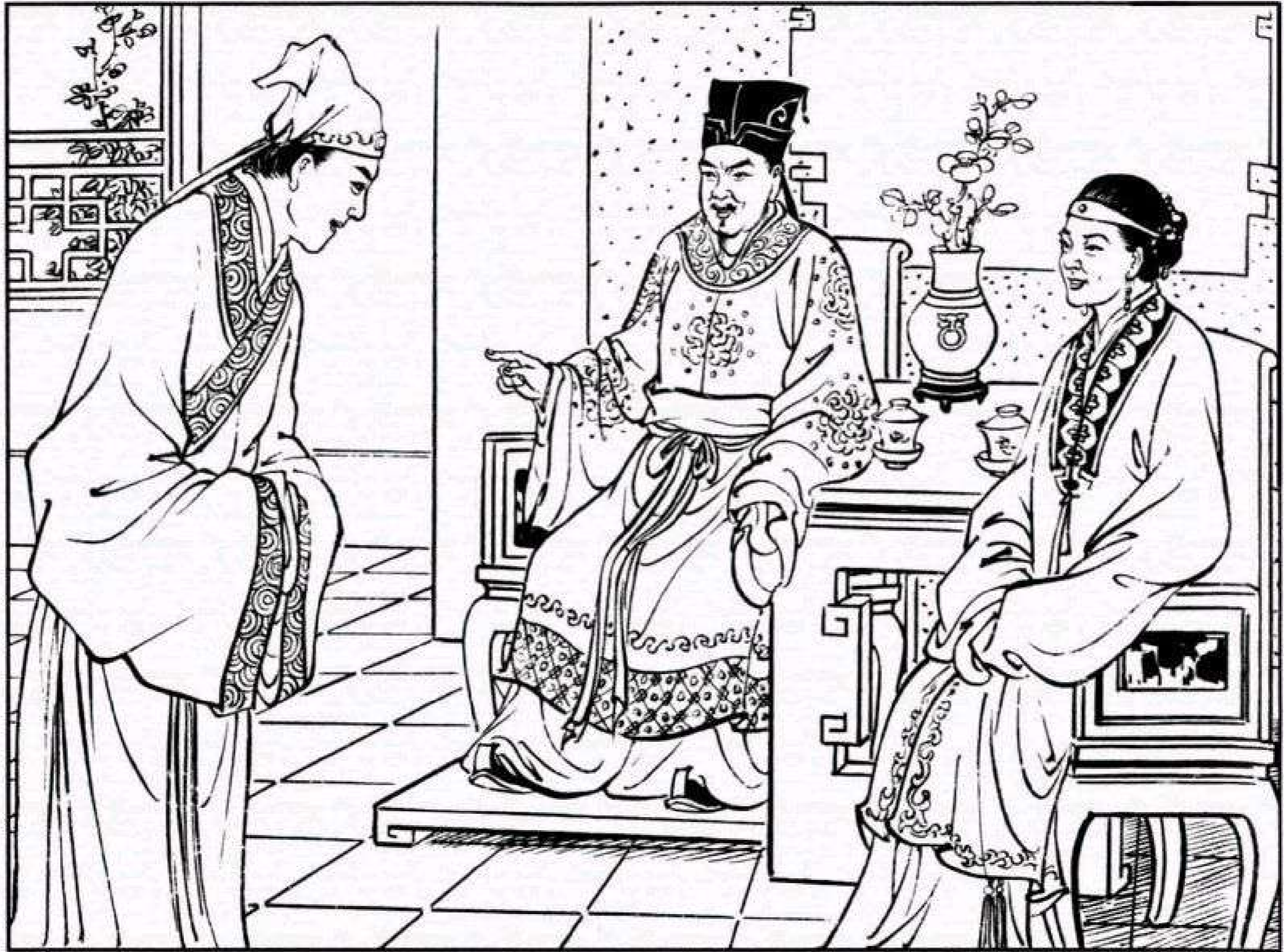
贾珍、贾琏见三姐态度这样，竟连一句话也没有，一齐呆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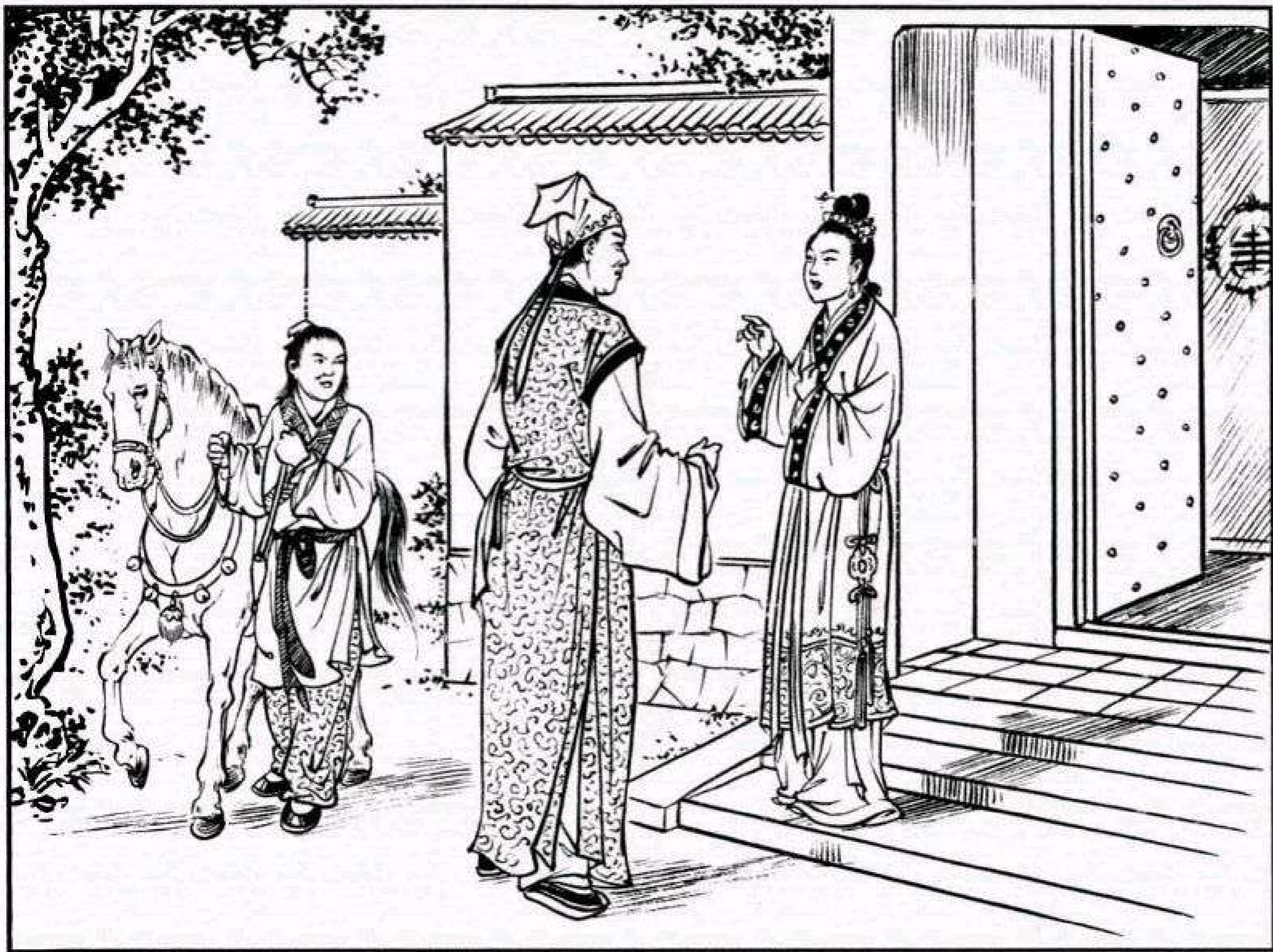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此时，贾琏的家童兴儿来请贾琏说：『老爷那边有紧要的事等二爷。』贾琏不敢耽搁，辞别众人去了。



原来贾赦有件机密事，要差贾琏往平安州去一趟。贾琏心里虽然不乐意，也只好接受下来。



贾琏少不得又赶到二姐处作别。二姐道：「这里一切不用你牵挂，只是三丫头的脾气，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……」



『……柳湘莲今在何处，你也该打听一下才是。要是能找着他，也好把三丫头对他的倾心说一说，依她便了。』



贾琏答应着，就此启程，直奔平安州大道。



子，有十来匹马。

贾琏走了三天，那天正要赶宿头，迎面来了一群驮



走近一看，不是别人，竟是薛蟠和柳湘莲。贾琏很高兴，忙拍马迎向前去。



薛蟠同进一家酒店，歇息叙谈。

大家下马相见，贾琏想不到这般巧遇，便邀湘莲、



贾琏向湘莲道：「自从赖家一会，我们哪一天不想你，怎么你们两个今天倒在一处了？」



薛蟠不等湘莲答话，就先说了。原来他这次和伙计出来贩货，谁知到了平安州地面，遇着一伙强人。



恰巧湘莲赶来，才把强盗赶走，夺回货物，还救了薛蟠性命。现在他们已结拜了生死兄弟。



贾璉一想，正好乘机会提三姐的事，便将他自己娶了二姐，如今又为三姐做媒一节，说了出来。



湘莲对三姐早也爱上几分，只是没有出口，如今听贾琏说起，便道：『既是琏二哥说了，我无不从命。』



倒是好，就怕珍大哥脸上下不来……』

那薛蟠心直口快，哪里知道什么，忙插嘴道：『好



贾琏见薛蟠口没遮拦，怕湘莲听了多心，赶忙用别的话岔开了。



临别，贾璉要湘莲留下一个定礼。湘莲道：『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理？小弟素日清贫，况是出门的人，哪有什么定礼？』



湘莲见贾琏只是要求，便道：「既如此说，我随身佩带的传家之宝「鸳鸯剑」，二哥就请拿去为定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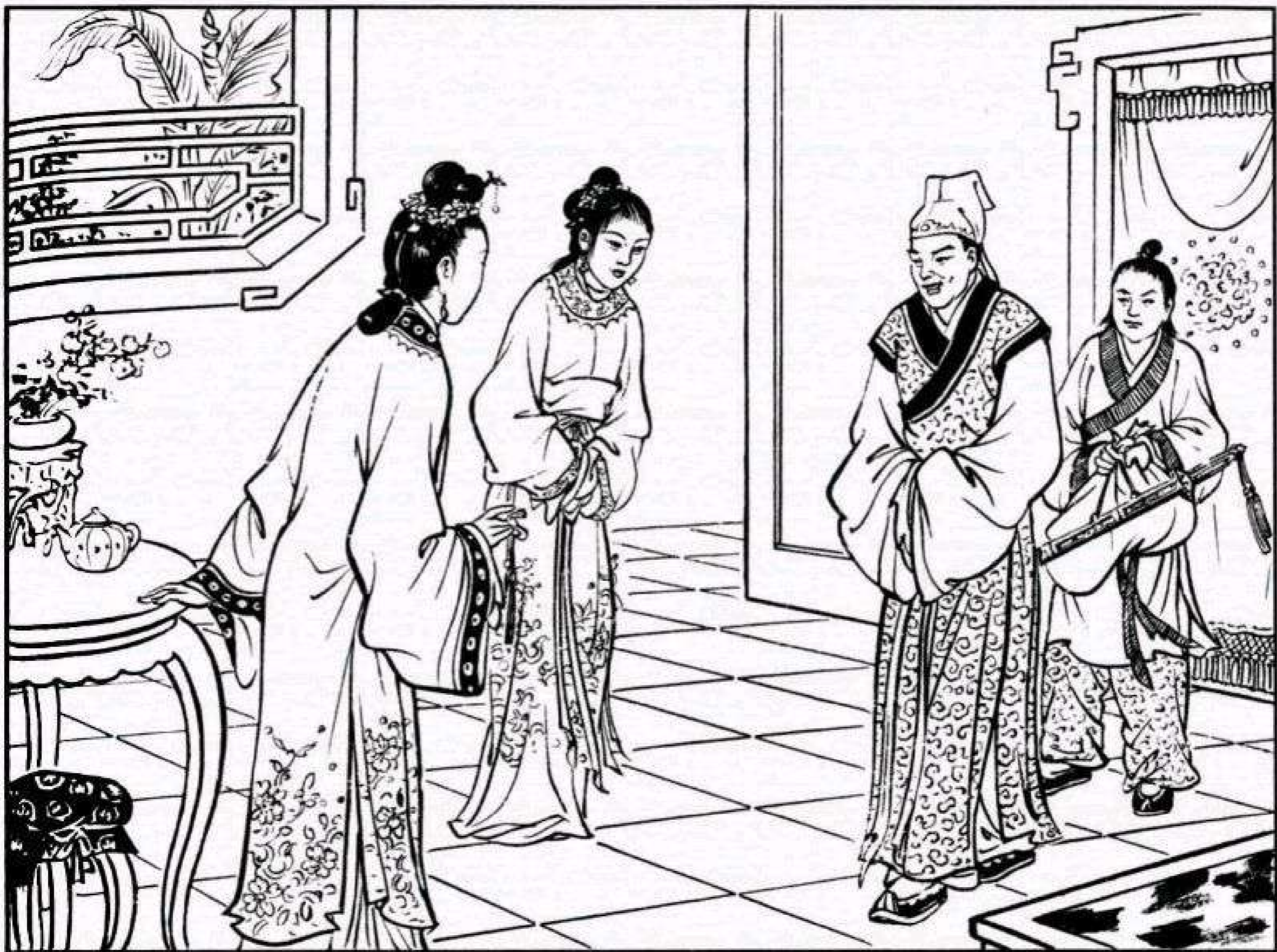


马，分道启程。

当下约定一月后大家在京中相会。说罢，各自上



且说贾琏到达平安州，不消几天，完了公事，连忙回家向贾赦复命。当晚便到二姐这边来。



劍』取出来，递给三姐。

贾琏把路上巧遇柳湘莲的事说了一回，又将『鸳鸯



三姐接了过来，只见剑鞘上满镶珠玉，光彩耀目。拔出来看时，却是一式两把合体的剑。



三姐接了过来，只见剑鞘上满镶珠玉，光彩耀目。拔出来看时，却是一式两把合体的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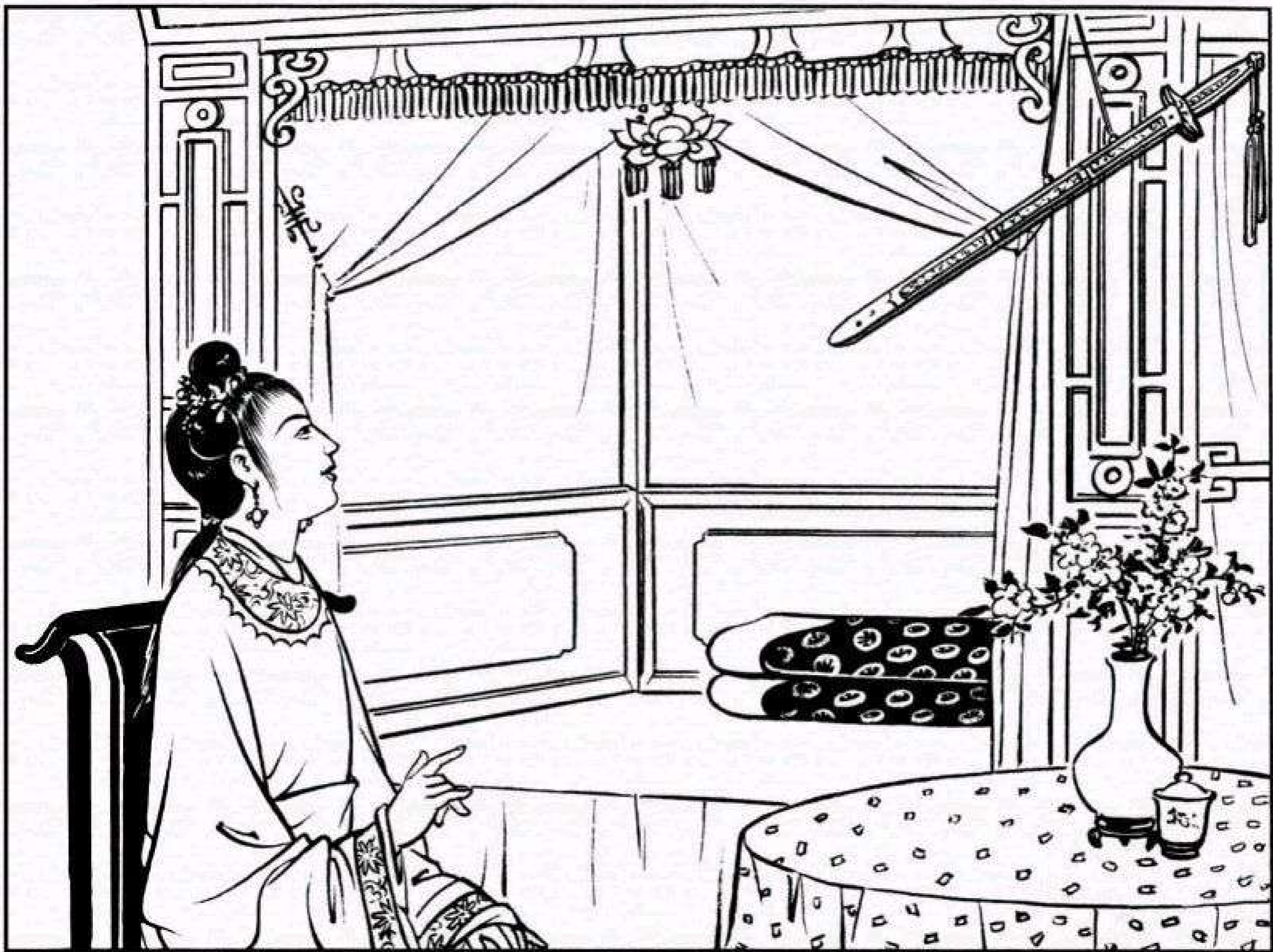


腮，亮闪闪，真是好剑。三姐喜出望外，连忙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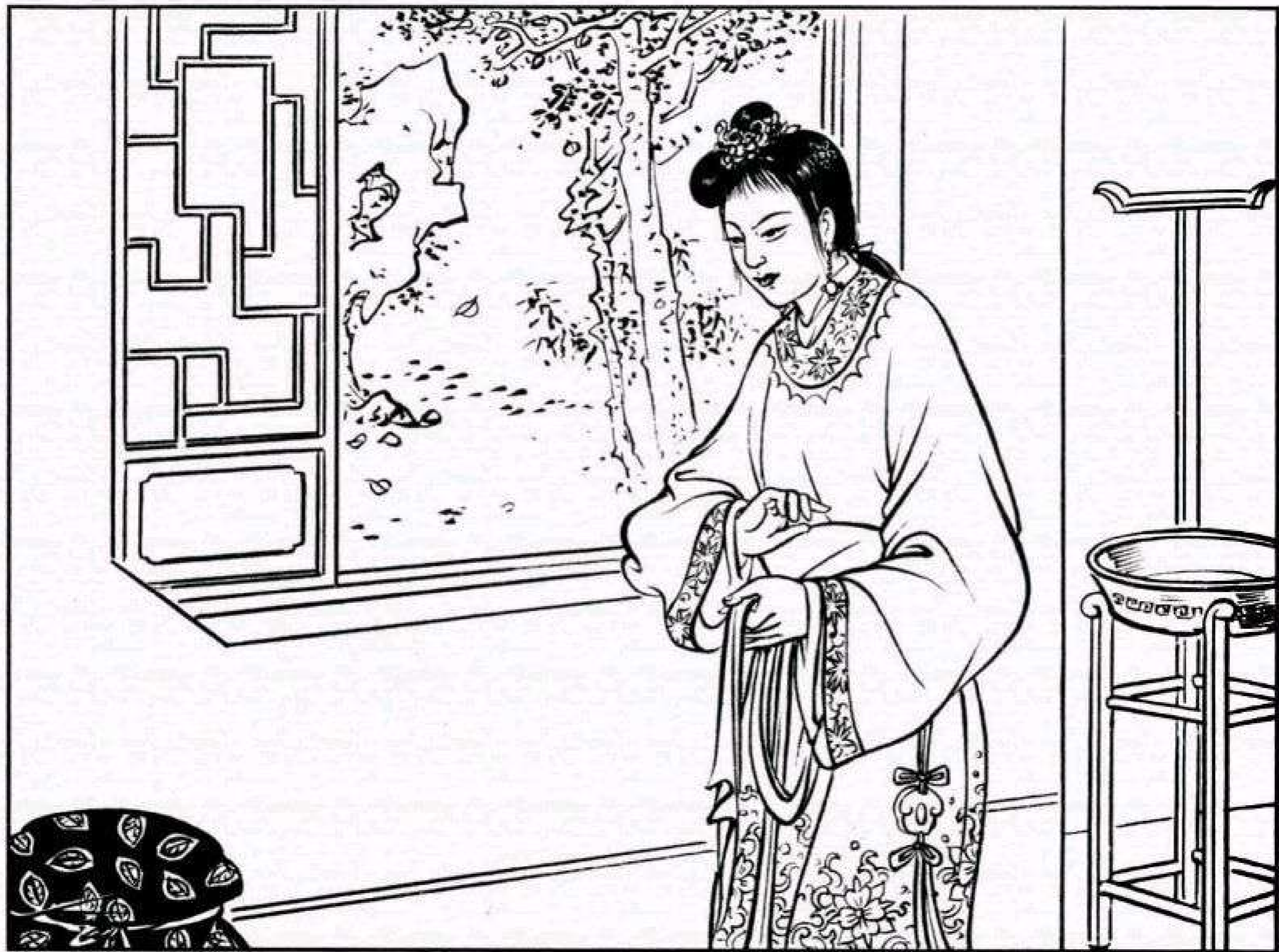
一把上镌着『鸳』字，一把上镌着『鸯』字，冷腮



三姐把『鸳鸯剑』挂在自己床上，每日对着剑，只管出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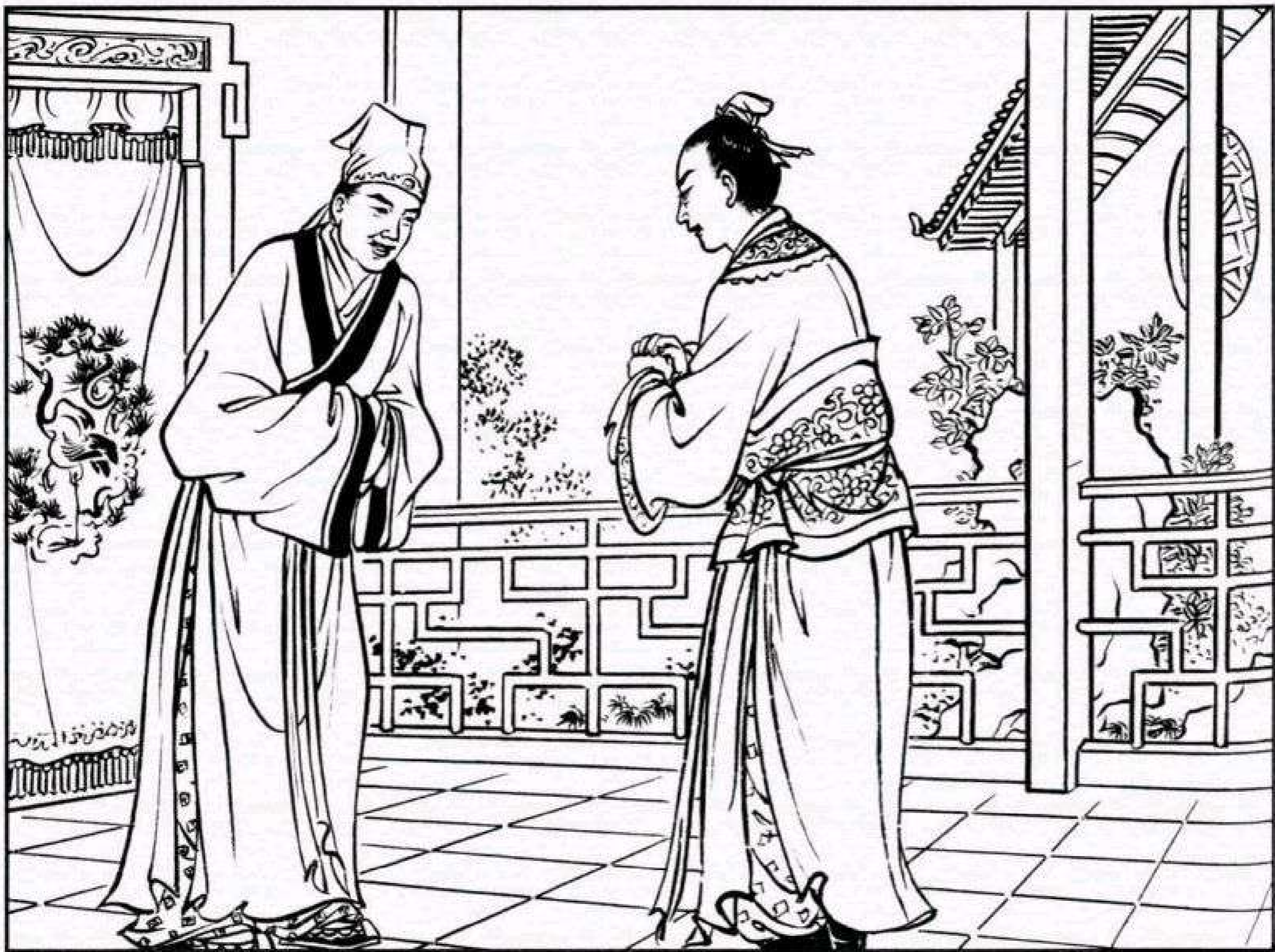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想起家世贫寒，母女受尽欺侮，幸而自己不受诱惑，拿定主意，才得偿了平生心愿。



三姐又想：湘莲是个侠骨柔肠的人，如今既拿『鸳鸯剑』作定礼，从此自己终身有靠，也不枉对他一番钟情了。



过了一月，湘莲进京，先来看贾琏，说起亲事一节。贾琏告诉他，一切妆奁等物都已置办就绪，只等择日迎娶。



湘莲非常感激贾琏，又来见宝玉，两人久别重会，欢喜自不必说。湘莲便提到贾琏做媒的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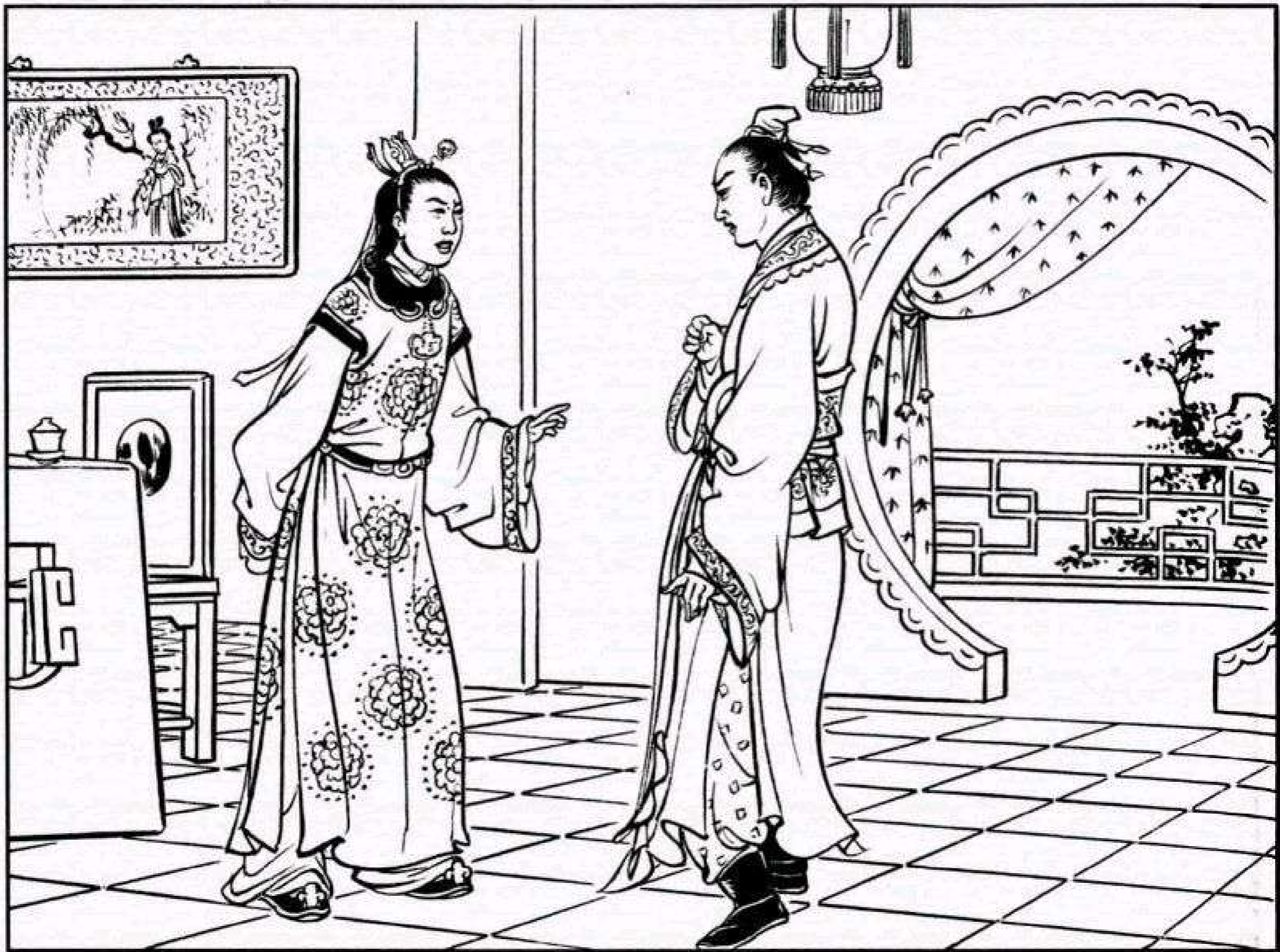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笑道：『大喜，大喜！果然是个古今绝色，难得这样标致的人倾心于你。无怪珍大哥、蓉小子要自讨没趣……』



湘莲听宝玉话中有因，猛然记起路上薛蟠也说过珍大哥脸上下不来的话，不觉疑惑起来。



湘莲一时跺脚道：『这事不好，断乎做不得！你们东府里，上上下下，只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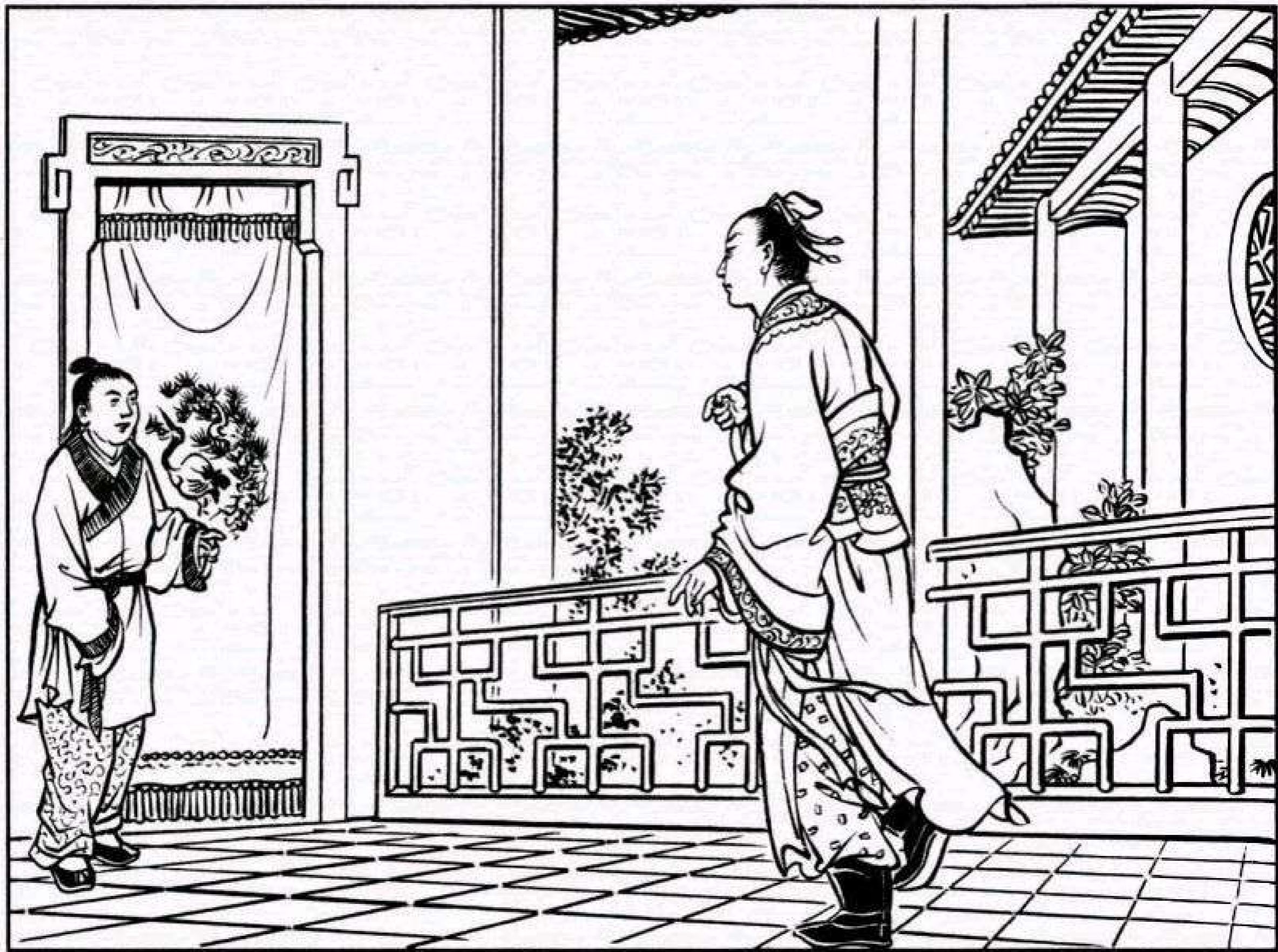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听说，红了脸，连忙作揖说：『我该死糊涂，你好歹别多心。』湘莲道：『这事不必再提了。』



便一径来找贾琏。

湘莲告辞出来，对三姐越想越疑，当下打定主意，



贾琏正在房中，听说湘莲来了，还当是喜日定了，先来会亲，忙让到客堂，一面嘱二姐预备酒饭。



不料喝茶之间，湘莲便说：「客中所定婚事，细想不免冒失。若是金帛，弟万不敢索取。但这柄「鸳鸯剑」，是我传家之宝，望能还我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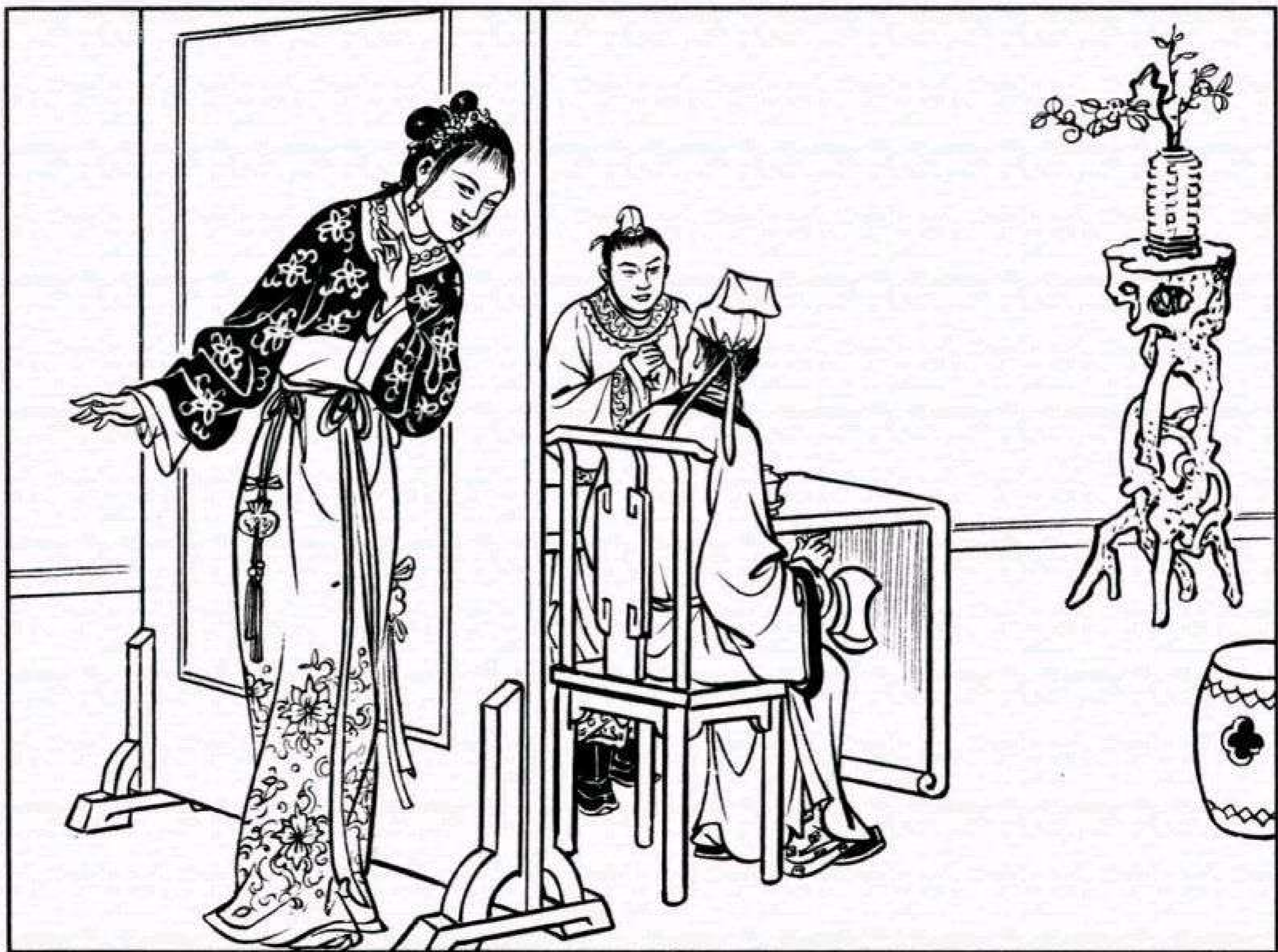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大为惊异，便道：『婚姻大事，怎好说定就定，要退就退。这个断乎使不得！』



湘莲冷笑道：『小弟并非不守信义的人，只为这头亲事，曾听到一些闲话，所以决难从命。』



那三姐听到湘莲来了，怎么不高兴，正掩在屏风后窥探，万不料湘莲是为退亲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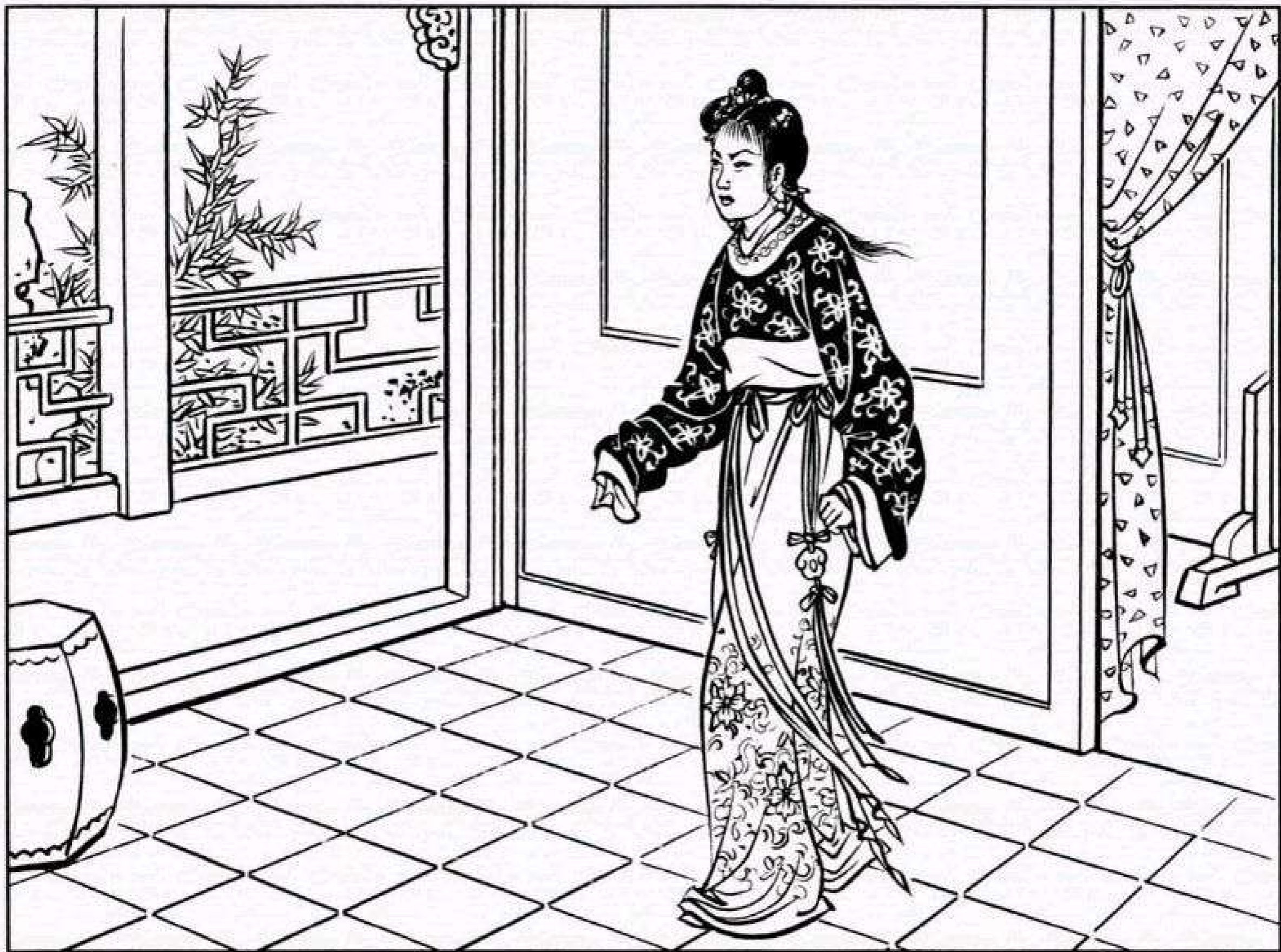


把自己当作淫荡廉耻之流。三姐多么冤屈！

不用多说，三姐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来，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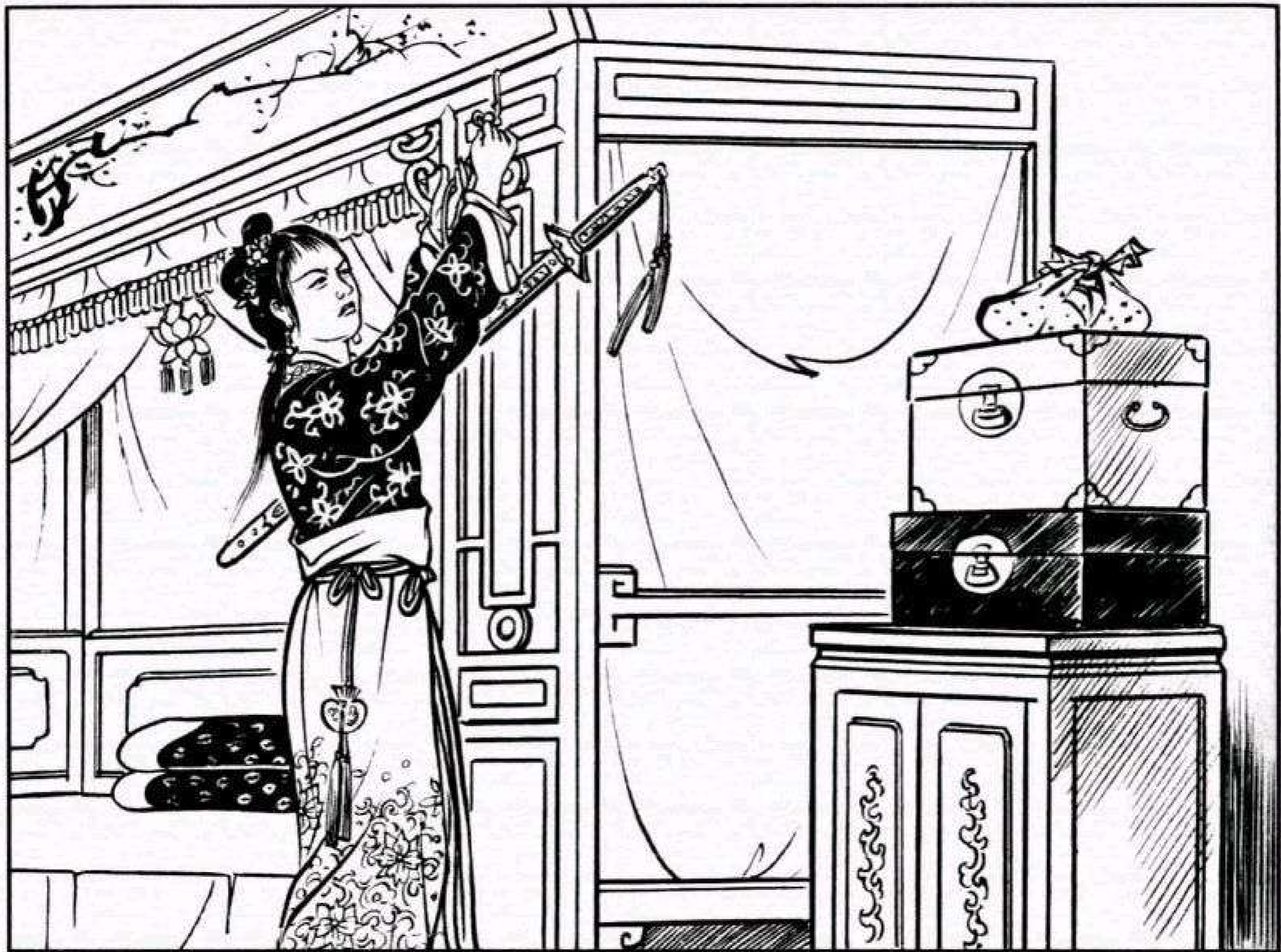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姐再一想：『他们两个再争执下去，有什么用处，反而闹得更不好听了。』



『鸳鸯剑』来。

她心里一横，忙转身回到房里，从床上取下那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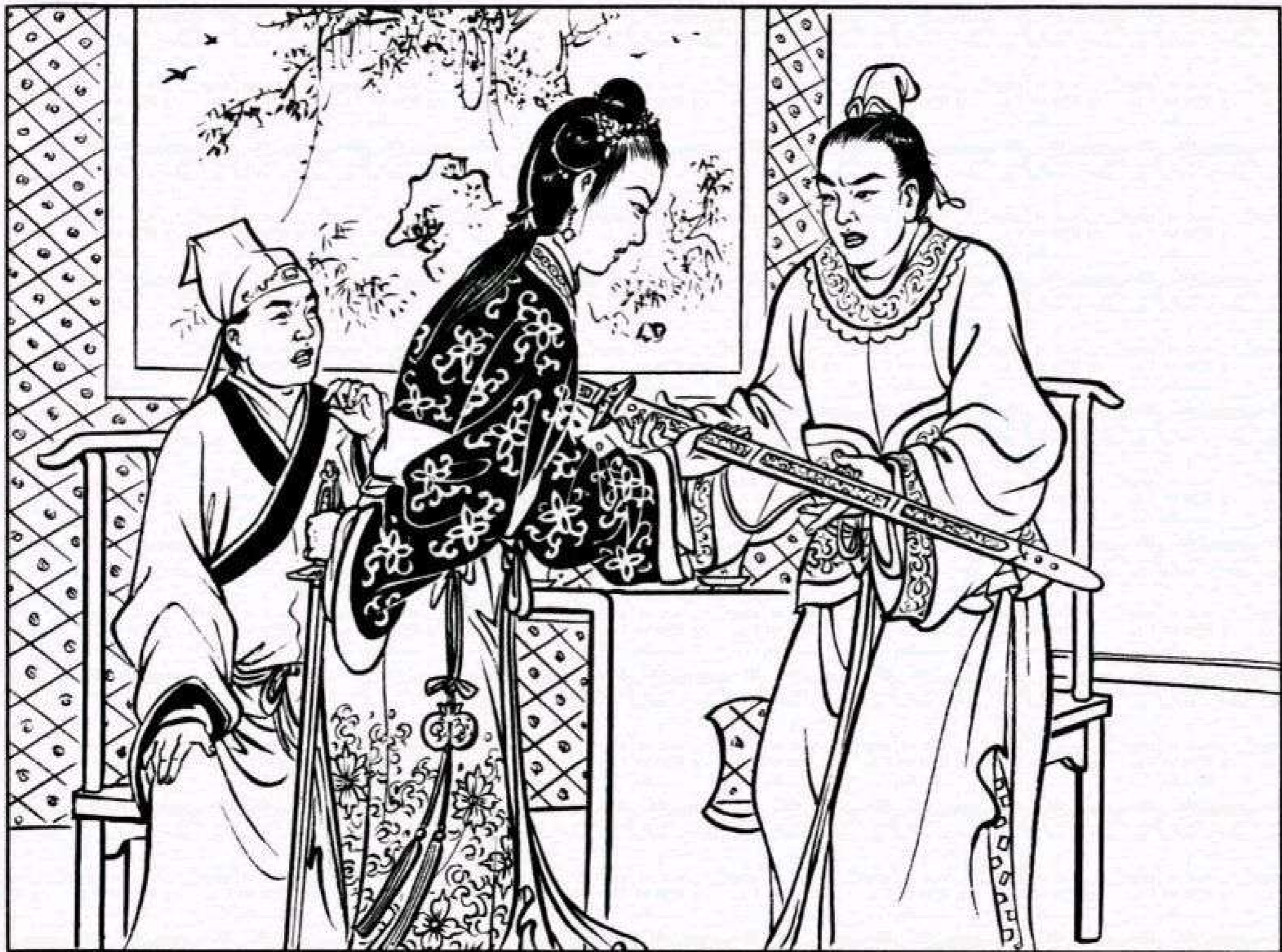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握剑在手，不禁泪下如雨，心上犹似针扎了一般，悔恨当初不该进这贾府，弄得如今有口难辩。



她猛然走到外间，哭着说：『你们不必争辩，还你的定礼！』



三姐右手将一柄雌剑藏在身后，左手把雄剑连鞘交给湘莲。



抹，顿时倒在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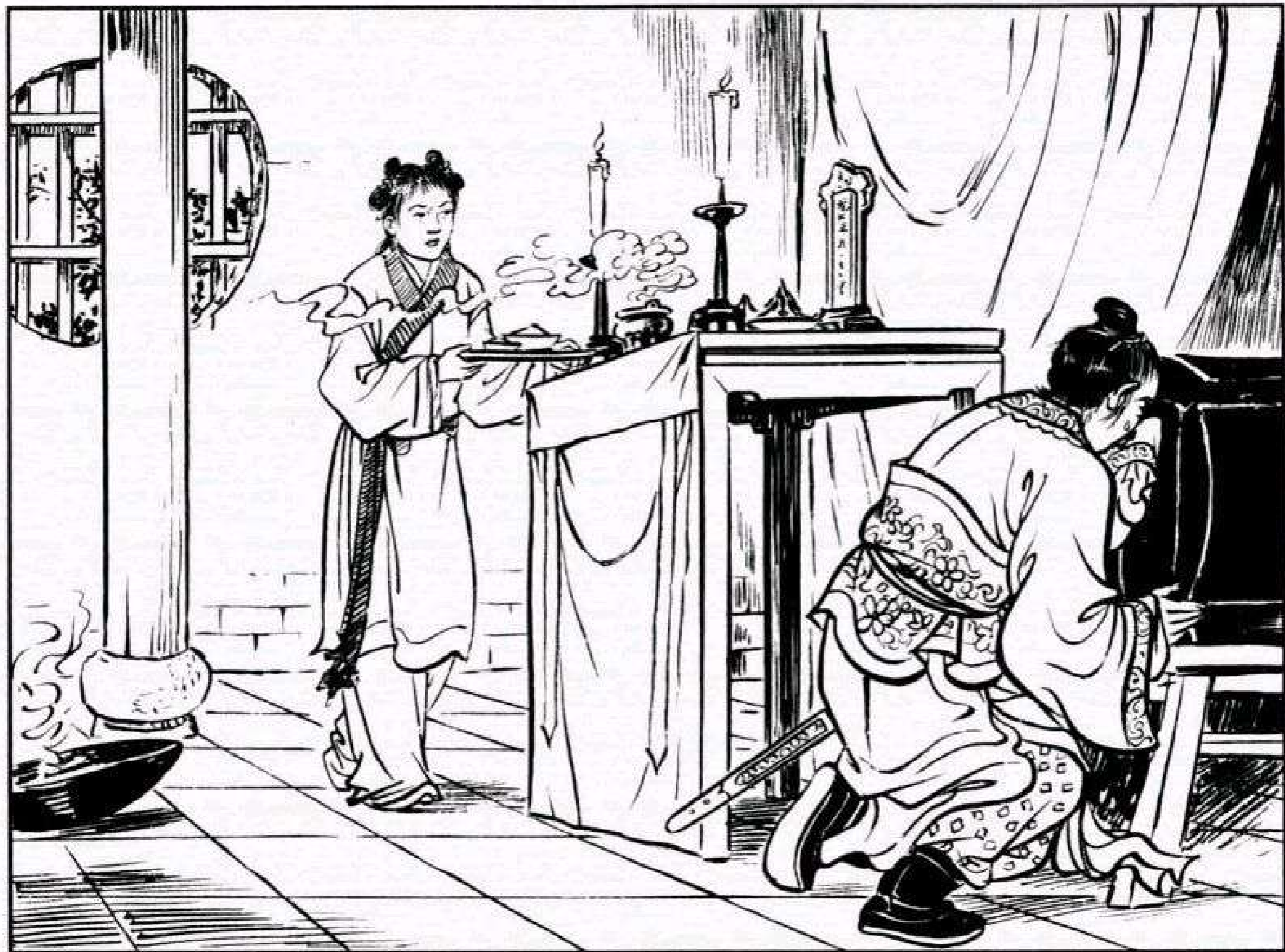
湘莲刚接了过来，不防三姐举起雌剑，往项上一



众人吓得没了主意，湘莲呆了半晌，道：『我竟不知她是这等刚烈的人，真正可敬！』一面说，一面大哭。



当下由湘莲买了棺木，把三姐入殓，并将那把雌剑作了殉葬之物。湘莲又扶棺大哭一场。



湘莲受了这么一场波折，心中又悔又恨，说不出的难受，昏昏沉沉地走出门去。



自己将怎样打算呢？

湘莲又想起三姐对自己的一片真情，如今她死了，



湘莲迷迷糊糊地走进一个破庙，精神渐渐支持不住了，便靠着神座坐下来。



刚闭上眼，只见三姐从那边来了，向湘莲哭道：『我以死表明我的痴情，不忍相别，今来一会，从此再不能相见了。』



了。
湘莲连忙起身，想拉住她，那三姐一甩手，竟自去了。



上。

湘莲不禁放声大哭，睁眼看时，自己还靠在神座



湘莲想着三姐，懊丧不已，便拔出那柄雄剑，将自
己的头发割了一束。



湘莲满腹怨恨，从此只身远游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



尤三姐

红楼梦之十一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董天野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